

商战  
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

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## 高山被老板狠训一通

卓远大药房坐落黄金地段商业圈内。整个店的装修设计都是聂远新亲自完成的。宝塔形可拼装组合的药柜,分门别类地放置中草药材,聂远新端坐台案后面,一块木质台签用篆体镌刻着:聂氏。打那场官司,输赢都不重要。聂远新要开店。既然做医生不能够按意愿扶危救病,她就要像祖先一样,修合药草,悬壶济世。林院长利用她的善良,她为什么不利用他的贪婪?她要打官司,要所有媒体介入,让事实昭示天下,她无愧于“杏林神医”的荣耀!

不只薄洪冰意识到OTC市场将是销售新的增长点。郑小丽以一种深海掠食的方式对市场包抄堵截。郑小丽发展了一大批兼职销售员,公开身份是药店店员,实际负责宝氏产品在自己药店的终端销售。报酬是1%的费用。西安市场OTC销售冲破60万。杭州办的杨柳终于派上用场。西安办事处OTC政策是批价70%,杭州是批价64%!6%的价差?!郑小丽和杨柳每天通一次电话,去边城时特意挑一条异族风情的羊绒披肩,对待杨柳这样的人,要出奇制胜。效果好极了。郑小丽从杨柳处现款购得紧俏品种,不能让总部知道。因为这是窜货。郑小丽为确保销售稳固自己的交椅别无选择。

薄洪冰老爸老妈没打招呼就回来了。李维以为是走错门的。薄洪冰的妈说,我们是薄经理的父母。薄洪冰老爸挤进去。李维打电话,薄经理,据称是你父母的人现在在办公室,我有事,你联络别人过来陪他们吧。啪地挂了线。薄洪冰沉入心底的自卑重又泛起。

董小军在鲁西军家完全是自家人。从小到董小军第一次知道,家这么温暖,有声有色有香味。董小军壮着胆子,哥,嫂子这么好,你不该胡来。董小军怕小白会毁了哥的幸福生活,毁了嫂子和苗苗美好的家。董小军的话捅到痛处。小白像危险的章鱼,她曾拿出个本子给他看,带着胜券在握的笑容。她说,我们结婚吧。

宝氏全力推出的新先锋系列冻干粉针剂,注入液体溶解后的玻璃瓶内一片小指甲大小的玻璃碎片!薄洪冰说,这事儿先别对别人说,包括办事处同事。简晓黎答应了。

薄洪冰参观过制药车间,现代化机器操作。高山的助理汪伟很自豪,新生产线专生产及清洗冻干粉针剂的包装瓶。国外进口的——这条生产线质量如何?薄洪冰对不同品牌冻干粉针剂包装必须的玻璃瓶有过研究,国内大部分厂家都选择引进生产线,或二次利用回收旧瓶,对清洗线要求极高,玻璃瓶质量差就容易出现爆瓶现象,瓶体残余部分极易在生产线上继续流动。面前的这个瓶就是。问题是,只有这一瓶吗?

## 高山被老板,也就是他伯父,狠训一通。

高原心里笑开了花。她的海外市场比高山的大陆市场早两年,销售不及一半,老头子人前人后总拿高山敲打她,高原恨得牙都要咬碎。尹洋坐立不安。威可事件是被点炮。那条生产线,高山为它飞德国六趟,无数论证是一流设备,生产第一批产品就出现大问题——来自全国各办事处的告急电话,发现不同程度的爆瓶残片。业务部金小姐说,我准备让各办事处将整批次货物退库,汪伟不让发。尹洋瞪大眼睛。汪伟说,这次咱们都帮不了他。那是德国淘汰下来的一条生产线。其实经过老板首肯,不然高山怎么敢拍板?麻烦的是,这条生产线的质量和德国佬吹嘘得相差太远。尹洋放下心来,高山不会为这事受影响,不会失宠。

办事处报账的日子。李维问,我们试用期内的薪资标准是多少?薄洪冰停了片刻,公司要求保密,而且不许互相打听。那是偶然。财务部把员工工资打入办事处存折。工资表以传真形式发过来。新人试用期仅基本工资竟然高达1500元!他心里失衡了。直到辞职,科长薄洪冰不过700多块工资。工资由经理分发,将员工签过字的确认表返财务部。签字表上有应付工资、实付工资、扣款理由几项。薄洪冰在实付工资上填发给他们的数目。其他栏空着,猛一看像为图省事。他私下一把那些空项补上。每个人就都有500~800元的扣款项。没有人问。办事处经理有独立决断任免权,当然包括员工因违反纪律或其他原因惩罚性质的扣款。

许言对郑策说,你们办事处可能会有变化。魏田已经向人透露说自己很快要赴任宝氏,职务是经理。薄洪冰本该有所防范,只是那段时间鲁西军的事让薄洪冰忙得自顾不暇。果然就变化了。员工统一办理信用卡,薪资费用由财务部直接汇个人。薄洪冰心里咯噔一下。恰这时候无意中知道,魏田已经赴珠海接受新人培训。

打工  
一族

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,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。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,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。然而,一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,不知不觉走向堕落,迷失了自我。该书以梁慧云、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,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,以浓郁的生活气息,丰厚的文化底蕴,娓娓道来的笔调,反映了她们与生活、命运抗争的轨迹……

## 汪碧霞有太多的话要跟谢涛说

女人没有男人滋润是不行的。汪碧霞有近两个月没有与任何男人亲密接触了,心里开始烦躁,做什么都没有心情。她知道,谢涛忙,除了工作,他正在给儿子跑上幼儿园的事情。这天,谢涛给汪碧霞打来电话。

“哥呀,你那么忙,还知道有个我呀。”

“这一段真太忙了,你以为我不想你呀,晚上一起吃吃饭吧,我今天说过了要值班,住你那里。我现在去处理个案件。”谢涛说完没等她回答就挂了电话,汪碧霞想想晚上可以见到谢涛,心里还是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激动。

汪碧霞坐公交车回家。下了车,汪碧霞先到菜市场买菜。下午两点多正是热的时候,菜市场的人也很少。汪碧霞想着谢涛喜欢吃的东西,先买了一斤长豆角,几根黄瓜和一把荆芥,这是凉拌菜;又买了红薯,他喜欢红薯稀饭;到水产区准备买条鲫鱼,一看有泥鳅就改变了主意,她听说过一种泥鳅炖豆腐的做法,很独特:先把活泥鳅放在清水里,放少许盐,让泥鳅把肚子里的泥全部吐出来;豆腐整块不切放在锅里,水添至埋住豆腐,再放盐、姜片、大茴香、花椒、葱段、蒜瓣,最后把活泥鳅放进去,盖上锅盖加热,泥鳅受热钻进豆腐,再文火炖煮一会,停火后加味精、芝麻香油、葱香、香菜即成,味道鲜美无比。汪碧霞虽然没吃过,但想着就很美,相信谢涛也会喜欢,于是就买了十多条泥鳅,一斤豆腐,最后拐到熟肉店买了一个猪蹄、一个猪耳、一个猪嘴。

临近五点,谢涛打来电话,说马上忙完了,这就过去。汪碧霞也收拾得差不多了,就开始做饭,先按照程序把泥鳅炖上,再熬上稀饭,就等着亲爱的谢涛回来了。

婚姻  
家庭

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,刚从娘肚里拱出来,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,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。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,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。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,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……

## 金璞玉难过美人关

这天晚上,陈三邀来鹿州皮革业几位重量级的大老板,在南海渔村酒家,宴请金璞玉。喝酒的起因是,这几个有钱的主儿,想通过市政府领导出面协调,以发展民营经济,优化投资环境的旗号,在市政府规划的高新技术开发区,低价买进几百亩土地,然后把地皮炒熟,不搞房地产开发就是转手卖掉,也能着实捞几票儿。其实,这几块料的小算盘,金璞玉一看就明白了。这陈三之流的酒,能让你白喝,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,他给你破费一壶酒,至少得从你兜里掏出一百壶的酒钱。但是,你在官场混,就得多么刁的猴,都能玩。

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海鲜摆满了桌,酒过三巡。金璞玉以示平易近人,主动跟陈三的这几位哥们儿,每人一杯酒,打了个通关儿,让陈三赚足了面子。随后,这几位老板,轮流向市长敬酒,金璞玉是象征性地抿上一口酒,给人以作秀的感觉。为了劝酒,博取市长大人的欢颜,陈三还特意请来两名内衣名模,跟桌服务。看着酒喝得差不多了,金璞玉看似无意中问陈三,老三,你们这些大款,每天晚上,都这么折腾?陈三没明白金璞玉这话的意思,还一脸真诚地说,吃了饭,看会电视剧,没啥正经事,就歇了呗,整天忙得要死,就是有贼心泡姐,也没贼劲放炮喽。听了

这话,他就知道酒也没啥特殊安排了,金璞玉心里不悦,拿起餐巾纸,擦了擦嘴角,皮笑肉不笑地说,哥几位,对不起,今天肚里有点不舒服,先告辞了,诸位别动,回头见,以后有事,去办公室找我。说罢,金璞玉站起身就往外走。陈三这会才看出,客人脸色不悦,虽然正事半句没顾不上说,他以为市长还真肚里痛呢,也没敢留他,忙站起来,送他走下楼去。

陈三他们几个酒正喝得高兴,突然,金市长陡然色变,匆匆离席而去,众人大眼瞪小眼,暗自纳闷儿,这酒是假的?让金市长喝坏了事?引发了啥急病呀?

金璞玉的身板,实际上特棒,牙好胃口也好,啥病也没有,结实着哩。如果别人要非说他有病,这一阵子还真是得了块心病。坐在酒桌上他腰间的呼吸机铆着劲震动,如坐针毡,强颜应酬。俗语云,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他是恋情人又舍不得家庭,喜欢美女又看重名声,既想好事占全又不想冒风险,既想家里红旗不倒又要外头彩旗飘飘。他心里的期望值还很高,就好比民间传说中,那小精灵鬼托生时,跟阎王爷要的条件一样,要让他做人就得去这样的家庭:好地千顷靠山河,旱涝保收吃喝不愁,父做高官子登科,不操心不费劲还不受闲气,妻贤惠妾要美,长生不老二十多。这假好事,阎王爷听了都动心,还能轮到小鬼儿。唉,这社会上十全十美的事有吗?喜新者则厌旧,弃旧者才能图新,有失才有得,如果新旧兼顾就像在高空走钢丝儿,一不留神儿,掉下你很多,小命都得搭上。金璞玉也知道,世间很多被成就感宠坏了的男人,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栽了跟头而一蹶不振,终生悔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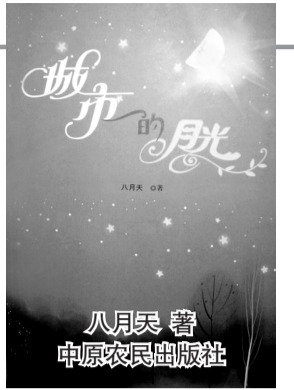
在别墅里,独守空房的白芸莺,感到寂寞难当。今晚,她连呼了金璞玉三遍,不知为啥,都没回话。白芸莺半躺在皮

沙发上,微闭着眼,等得心都熬焦了,金璞玉才满嘴喷着酒气,蹒跚走上楼来。白芸莺听见,这牵魂挂肚的脚步声,心里的怨气就全消了。她那双水汪汪的杏眼,可爱又可怜,金璞玉一进门,白芸莺冲他莞尔一笑,忽然,从沙发上站起来,一把箍住了他的脖子,她的双臂很有力,缠得金璞玉几乎透不过气来。金璞玉使劲亲了他一口,惹得白芸莺浪声浪气发起情来,她尖挺的双乳柔软地顶着金璞玉的头,口腔深处挤压出细雨般的吟唱。金璞玉用手,推着她的身体,俩人顺势滚到了大沙发上。白芸莺乌黑的长发,慵懒地披散着,一双小手轻轻挠着他的腋窝儿,把唇齿相依、兴致正浓的金璞玉从身上搔了下来。白芸莺故意嗔道,看你,一见面就没正经魂儿,讨厌呗,咱聊会儿,讲个段子,寻个开心多好,你说哩?金璞玉一脸坏笑地问她,人都讲,美人不能夜无郎,你一会儿三呼我,莫非就仅仅为了聊天寻乐,鬼都不信,深更半夜的要聊天儿,也得让你二哥跟他二妹子去聊聊。

金哥,其实俺也没啥奢望,如果每天能看看你,这心里才踏实。白芸莺说着说着,心里一酸,眼圈就红了,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儿,吧嗒,吧嗒,就掉了下来。这无言的泪水,打湿了他头脑里那根最敏感的弦儿,就在这一刻,他心里的那座天平,突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倾斜。金璞玉暗自叹道,唉,人过五十车到站,你不下也得下,咱这市长已是秋后的蚂蚱再也没啥闹了,说不定哪天就得下课。以前人在仕途身不由己,怕这顾那是为了能往上爬爬,如今这岁数反正也上不去,功名利禄如粪土,转眼灰飞烟灭,我何不趁有权有势的时候,为自己的情感生活赌上一把,寻个美人潇洒走一回,落点骂名也值了。



吕继果 著

八月吴 著  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工作,就是不愿干吃苦的工作。当然,汪碧霞确实带过几个女孩子学坏,她也为此内疚过,但那能完全怨她吗?她也没逼过一个人。谢涛曾经对她说过,现在有多少女孩为了一时的享乐去牺牲一生的幸福。她告诉他,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,那些女孩并不感到不幸福,在她们看来,趁年轻挣上个几十万块钱,不干了再找个男人嫁出去,还可以好好过日子,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。谢涛无话可说,就是呀,幸福是什么?幸福就是一种感觉,自己感觉幸福,别人再怎么想都无关紧要。这就是很多当代年轻人的思想,无论你想通想不通。

“谢涛,你得帮我找份工作,这活我是真不想干了,再说,菲菲也大了,对她影响也不好,我要彻底脱离这一行,连理发我都不会再干。过几天我就把两个店都转出去。”汪碧霞给谢涛说了很多,最后落到这个问题上。

谢涛对汪碧霞的这个想法感觉很突然,但他也真的不希望她干这样的事情了。虽然他自己平时也干些“叨菜”抑或缺德的事,但他对自己干过的有些事情还是有认识的。

“霞,我支持你,你只管把店转出去,我保证给你找份正经的工作。”

“那说定了,我明天就说转店的事。”

汪碧霞感觉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。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,只是没有最后下决心去做。今天终于把这件事说定。